

月儿高高挂边陲

■刘继兴

深秋的黄昏很短,刚吃过晚饭,夜幕便如同一把巨大的黑伞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,转眼间就把大地上的一切覆盖了。那原本沉默寂静的边寨更加苍茫与荒凉。

雪儿还是那样焦虑不安。自打他吃过晚饭蹲到这圈里来,雪儿就一直蹄嘴不闲,拱拱这扒扒那,放着铺好的产床不卧,偏偏自己另设一个。透过那层薄薄的肚皮他似乎看到了那群小生命的存在。

他叫王憨,两年前他和他的一群战友被一辆辆军车从河南老家拉到这里,就一直死守着这片疆域。为使边防战士生活得到改善,让大家经常有肉吃,他被分到了养猪班。养猪班的活又脏又累,每天都得喂食扫圈,空闲的时候还得跟随班长去打猪草,拉酒糟。猪很喜欢吃酒糟,正好附近有一家酒厂。酒糟拉回来要先发酵,喂的时候得热水烫。脏累对王憨来说并不算啥,他虽然入伍的时候刚满十八岁,但经过两年的军营生活的磨练,他不仅长高了个头儿,身子也胖了不少,胳膊上的肉疙瘩一团一团的。抓猪的时候一百多斤的猪他能隔着墙一下子从圈里扔出来。王憨最怕的就是给母猪当接生婆,因为那得熬夜。

两年来经他喂大的猪少说也有几十头,这雪儿就是他一手喂大的。因为它身架好毛色白,他就给它取了个雅号雪儿。小猪刚生下来的时候抵抗力较弱,容易生病或被母猪压死,同时母猪也需要特殊照顾,所以每当有母猪产崽的时候他都要昼夜不停地守候在这里,就像母亲守护孩子,丈夫守护妻子。

雪儿仍没有卧下去的意思,这让王憨有些焦急。已经连续三个晚上了,他一直这样精心地守候着,企盼着,企盼那群小生命

能早些到来。

这时他感觉有些困,眼皮想打架。为振作精神他站起来伸了个懒腰,然后走到雪儿臀后,掂起雪儿那大葱似的尾巴,朝那羞耻之处瞅了一眼,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,每当母猪下崽之前一定会有分泌物流出来。

唉,看来今晚又白等了,难道是班长记错了时间?不会的,这猪是头窝,或许本来就慢。人不也这样吗,听说有的女人第一次生孩子要在医院待好几天呢,他这样想着眼皮却仍在不住地打架。

他晃晃悠悠回到原来的位置,没等坐稳,寒冷和困倦便向他袭来。但这次他没有再去揪猪尾巴,而是打开了收音机,这是班长特意为大伙值夜买的,说困了就打开听一下。他想听听家乡戏,可拧了半天除了中央台在插播广告外,其他台都呜呜啦啦地听不清楚,他知道信号不好,可能离家乡太远了,他这样想,打算把收音机关掉,无奈困倦还是把他征服了。

他做了一个梦,在梦里见到了爸爸妈妈还有她,她说她爱他,并答应等他复员后和他一起办个猪场……后来不知怎么又参加了连里召开的颁奖会,他胸前戴了个大红花……正当他高兴的时候,忽听一阵吱儿吱儿的猪叫声,他急忙睁开了眼,见雪儿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躺下,尾巴下边的两只小猪崽正在一团黏液里挣扎,其中一个已经站起来,哼哼唧唧地寻奶吃。

他顾不上挽袖子,急忙走过去伸手接下那即将落地的一个,趁母猪歇劲儿的工夫,他小心翼翼地将先生下来的三只小猪送到母猪怀里,又一个个帮着喂上奶。

他把这一切收拾停当,却不见母猪下阵儿的动静。怎么,那么大的肚袋就下三

只?真是笨蛋,白吃了那么多饲料!该不是难产吧?他一边骂着,顺手掂起一个小凳子,在雪儿屁股后边坐下来。说起来也怪,只要得闲,因倦马上就来,他真想好好睡一觉。这回他没再听收音机,而是燃上一支烟慢慢抽起来。

母猪又一阵吭吭哧哧生下六只猪崽,他把所有的猪崽一一喂上奶,将那最后下来的一团烂肉甩到棚上晾着,又弄了些干土,将母猪屁股后边的血迹垫好,铺上稻草,然后回到饲养棚,扎开火,给母猪熬出一桶小米汤掂到圈外晾着。

这是一窝用改良型长白猪交配的种,因此生下来的猪崽也是一色的白,远远看去就像一窝可爱的小白兔。每当这时候王憨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和满足,将来要是能有这样一群白胖儿子该多好!他望着那群乱窜的猪崽痴痴地想。

“快了,连里说等这窝小猪满了月就让你回去探家”,这是班长前天晚上告诉他的。这时他忽然感觉身上有一股凉意,脊梁沟也一紧一紧的,两腿酸软无力。他明白了,刚才给猪熬食的时候出了汗,看样子要感冒呢,他想站起来拿大衣披上,但还未站起,就在那刚刚垫好的地方,头一晕,眼一黑躺了下去——他的确病了。

一只调皮的小猪崽大概认错了母亲,顺着他的脚后跟走过来哼哼唧唧地寻奶吃。

夜,是那样静谧,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升起来了,高高地在边陲挂着,温和的光照在战士疲惫的脸上,就像慈祥的母亲在轻轻抚摸娇儿的面颊。月老啊,你轻些,再轻些,别把憨儿弄醒了。



井冈山感怀

■付中阳

——
神州锦绣山水,天下第一井冈。
五万英烈忠魂在,含笑赤旗飘扬。
矢志革命初心,领航四个全面。
亿万人民齐心干,共托中国梦圆。

——
风雨上井冈,遥倚苍翠间。瞻仰
革命旧址,先辈创业艰。
为民真本色,伟哉共产党。誓划
民族复兴,雄起立东方。

三
一路欢歌向井冈,寻根找魂砺红心。
学思践悟传精神,戮力同心三川新。

格律诗一组

■邵世民

春韵
三羊起舞迎新生,总是阳光别样情。
月落桃花淋喜雨,时间翠柳鸟啼声。

答友人问墨
挥毫淹白雪,波墨洗红尘。
顿悟山川秀,何愁笔画新。
清风题作序,艳月候跋人。
幸遇孤独者,书香过往频。

清乡小住
莺啼日色临窗写,水唱竹梅对月吟。
秀笔禽香聊墨意,柔毫不惜快活心。

残秋
万木飞黄叶,风中细雨愁。
愁疑年少菊,素艳忘清忧。

北雁南飞
西风不可亲,急雨入寒林。
老树披黄叶,禽鸣痛楚深。

黄叶信
万里秋风至,三更夜色稠。
欣欢拂晓现,美梦谢红楼。

月夜
月夜西风瘦,霜寒老屋贫。
他乡应觉到,不必问旁人。

泼墨如雪
使转乾坤气,挥毫四季春。
天然涵奥妙,笔笔别红尘。

童年的灰肚皮

■丁志阳



小时候,根本不知道冬天还有洗澡这回事,一直认为洗澡是夏天的活动。那时候,深秋过后直到来年开春,小孩子最多能用热水擦一次身子,也就是在腊月二十八那天晚上——我们那里有“二十八洗傻瓜”的说法。由于整个冬天很难洗澡,小孩子又喜欢成群结队地追逐打闹,经常浑身出汗,落汗后就积淀在脖子以下身体表面,特别是肚皮上积累的灰越来越多,久而久之形成了灰肚皮。我们童年的伙伴几乎都是那样,谁也不笑话谁,任意抓出一个小孩,掀开上衣,肯定是灰肚皮。

在漫长的冬季,我们无法洗澡,只好提前或延长在河里洗澡的时间。暮春时刻,大地回暖,勇敢的小孩子就开始到河里洗澡;

深秋时节,秋风萧瑟,喜水的孩子还眷恋着河水带来的乐趣。这些时候到河里洗澡,用手摸水面还不太凉,但水下却冰冷刺骨。小孩子们只好在岸上以加速度奔跑的方法钻入水中,扎个猛子,浮出水面,爬上岸来,晒晒太阳,搓搓肚皮,然后再迅速奔跑,快速蹦进河里,再快速出来。如此数次,洗澡、搓灰、戏水、奔跑、晒太阳一气呵成!

后来,大概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,距离我们村十几里地一个叫辛集的小镇开了一家浴池,方圆几十里地的老百姓都到那里洗澡。那家浴池也就一个大池子,门票五毛,没有淋浴,没有蒸房,周二周五下午对女性开放,其他时间对男性开放,每周换两次水。在大人们数次催促下,我们几个小孩

结伴到那里洗澡。我们村较为偏僻,村里人很少去像辛集那样的大地方。那家浴池紧邻311国道,门口车水马龙,好不热闹!我们站在浴池门口,看着不断通过的马车、小手扶、拖拉机、大卡车、小卧车,对繁华大辛集的艳羡之情油然而生。那时候,我们村的青年要是能找到辛集街上的媳妇或嫁到那里,真的是攀高枝了,优越感绝对不亚于现在的北漂找个京城户口的配偶。

走进浴池,里面全是光屁股的。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,我们还不好意思,更有害羞者穿着裤衩子跳到大池子里。老板看见有小孩穿着裤衩子在浴池里扑腾,就指着小孩问:你的裤衩子多长时间没洗了?我们这池子只能让人洗,不能洗裤衩子,赶紧脱了!小孩子没见过大世面,吓得赶紧跳出池子,直接穿上衣服跑了。

上初中时,我们学校附近也开了一家浴池,也是仅有一个池子。他们周六换水,为了能在换水后洗到清水澡,我们很多同学都是周六凌晨三四点去洗澡,这个时候的池水清澈见底,过两天就变得浑浊不堪,上面漂着一层灰和皂沫,但水温不减,仍然很热,前来洗澡者依然络绎不绝。尽管如此,但那时民风淳朴,没有传染病、性病之类的,池子里的漂浮物也基本是纯天然、无公害的!

读高中以后,渐渐远离了家乡,大学毕业了,留在省城务工,逐渐融入了都市生活,灰肚皮成了童年时期的美好往事。现在,无论是在豪华洗浴中心,还是在家中冲淋浴,灰肚皮的日子都会浮现在我的脑海,那种生活真是质朴、幸福,又无忧无虑!